



陈飞：三生三死的“唐卡情缘”

□本报记者 李婧/文 万玉藻/摄



40岁的陈飞经历了三次劫难——29岁时，陈飞在荒无人烟的高原被狼群盯上，靠两条腿拼命的奔跑，幸运地遇到了骑马巡逻的村民；30岁时，他在藏北阿里地区的山里迷路，在寒冷的深山冻饿了一宿，奄奄一息时被当地人发现；33岁时，他开车在去探寻矿石的路上，途中一辆运煤的大货车在并线的时候撞向了他，陈飞左手粉碎性骨折和错位，从此左手残疾，还好捡回了一条命……

陈飞的三次劫难，都与唐卡有关。他多次进入藏区的村庄、山林，都是为了探访资深的画师，或找寻稀有的矿石，用来制作唐卡颜料。陈飞着迷于唐卡，他用一万元的微薄积蓄开始组建研究团队，推广唐卡艺术；他从零开始，自学唐卡知识与创作，成为了行业的领军人物。

他曾经获得2017年第三十一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等诸多荣誉和奖项。在今年，他荣获中国青年人的最高荣誉称号——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。

然而，陈飞的故事不仅仅是“否极泰来”的传奇。最近，在北京八大处公园的藏经阁，记者与陈飞回顾了他的“前半生”。

不言妥协的人生

2016年，陈飞的父亲患癌症去世了。陈飞的父亲老陈是一名恪守本份的老实人，也是一名尽职尽责的城管队员。去世之前，老陈对儿子说：“孩子，你折腾唐卡不少年了，这东西是不错，但没多少人认识，你能折腾出个啥？”陈飞觉得父亲没看懂自己，但是老陈深爱这个儿子，他走的太不放心了。在人生的关口，陈飞和父亲总想不到一起。在考大学时，父子俩关系闹僵过一次，老陈觉得儿子有体育特长，考个“一本（一类本科）”，选个好找工作的专业，最好。可是陈飞要当演员，他连考三年艺考，经历两次落榜。陈飞决心要考第三次的时候，父亲拒绝出考试费用，他拉着儿子说：“咱家祖上没这根蒿子，算了吧。”1999年，经过几年的蛰伏，陈飞最终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，成为了殷桃、沈腾的同班同学。2003年，陈飞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时候，父亲又没看懂儿子，他觉得儿子考个公职、当个演员或者找个大公司的职位都很不错，他还曾经劝陈飞，“要不，你考考城管，子承父业？”而陈飞的想法不同，他干了两年媒体编导之后，有了一个惊人的想法，要推广唐卡艺



▲参与爱心公益行活动
◀为职工开展技能培训
▶和本报记者李婧合影



介绍唐卡



【初见】 神秘画卷开启人生路

2004年，陈飞第一次看到唐卡。那年，陈飞工作了不到两年，却一直找不到人生的方向。大学毕业以后，陈飞一直重复着跑剧组面试或者在节目组做导演的工作，他时常问自己，这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？

在迷茫之际，他和朋友来到向往许久的藏区旅游。一个藏族小伙子背着一个长筒，跟了他很长一段时间。陈飞拦住小伙子问，“你老跟着我干嘛？”小伙子取下长筒，一边用不熟练的汉语跟他交谈，一边打开长筒拿出一幅卷轴画卷，一张精美的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》展现出来。现在回忆起来，陈飞都能记得那幅画卷的美妙，色彩艳丽，线条繁琐精致，画像开脸慈爱大气……小伙子说，他是唐卡画师，这幅画他画了两年。在不远处，一位双腿蜷缩在木板上的老阿妈静静地看着他们。小伙子说，这是她母亲，他需要钱给母亲看病，并且还要购买价格昂贵的唐卡颜料继续作画，所以只能把自己心爱的作品结缘。

陈飞似乎看到了藏族小伙子骨子里和自己相似的精神——坚持理想。“这画我结缘了。”陈飞搜遍了自己的口袋，翻出来所有的钱递给小伙子。带回北京的这幅画让陈飞没少被朋友说笑，“这么多钱请一幅画？这不是被骗了吧？”陈飞带着这幅唐卡找倒腾古

玩的人看，对方随口说“这就是一张年画”。

几个月后，陈飞经朋友介绍，认识了一个专门收藏唐卡的外籍华人。对方看过陈飞的唐卡之后喜出望外，让陈飞转让，他要“请走”这幅唐卡。在交谈之中他还向陈飞介绍了唐卡的价值，陈飞缓了很久才相信，这真是一幅“宝贝”，它的学名叫“唐卡”而不是“年画”。

唐卡虽然被请走了，陈飞却越来越好奇——唐卡是什么？陈飞拿出了参加高考的劲儿，开始研究唐卡。陈飞揣着干粮和咸菜到国图查阅资料。在零几年的时候，唐卡确实还没有被大多数人了解。陈飞逐渐知道，唐卡，是藏文音译，指用彩缎装裱后的卷轴画。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重彩工笔画。颜料全部采用金、银、珍珠、珊瑚、绿松石、孔雀石、朱砂、藏红花等珍贵的矿物宝石和植物为颜料以示其神圣。这些天然原料保证了所绘制的唐卡色泽鲜艳，璀璨夺目，虽经千百年岁月洗礼，仍是色泽艳丽明亮，被誉为“国宝”。

“这样好的东西，怎么没多少人认识？”一直觉得人生道路迷茫的陈飞，却在此时坚定了传承唐卡艺术的梦想。

家境普通的陈飞想自己组建研究团队来推广唐卡，就得放弃已经逐渐稳定的工作。揣着一万多元积蓄，陈飞开始招聘自己的助手。现在回忆起走上这条路之初的艰难，陈飞依然记忆犹新。“家里人这一关就不好过。我都是偷摸干，不让父母知道。”陈飞每天晚上出去散发招聘启事，在街头巷尾贴招聘广告。在寒冬腊月的日子里，他的双手和鼻子都冻裂出血，“他用手背一抹，都是热的，低头一看手背上的毛线手套润透了鲜血。”陈飞说，那一次他站在北京西五环长安街的边上，看着车来车往崩溃大哭。

2007年，陈飞在藏北地区寻找矿石。有了上一次的教训，这次他背上了足够的装备、干粮、水，甚至对讲机。然而，还是在荒野中迷路，露宿野外20多个小时。背包里的干粮吃完，深夜刺骨的寒风吹透了身体。陈飞为了躲避严寒，藏到了一个山坳里，尽量让自己保持清醒。天快亮的时候，陈飞感觉自己一次又一次产生幻觉，看到有人却喊不出来。在他快要被冻得失去意识时被当地路过的好心藏族同胞救起。

2011年，陈飞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，对方说在某煤矿附近发现了五颜六色的矿石，可能是某种唐卡的颜料。陈飞听到消息后，毫不犹豫的开车前往，在一条盘山路上，一辆运煤的大货车在并线的时候撞向了他。陈飞的小车摔下路基，当他醒来时发现车窗玻璃碎了，车在冒烟。自己的左手腕断了，骨头从肉里扎了出来。陈飞挣扎着爬出车门昏了过去，好心的路人报了警。陈飞记得，当时他一边吐血，一边听到当地的医生说“截肢，手不行了。”闻讯赶来的朋友将他连夜转移到北京救治。所幸，北京的医生跟他说：“小伙子，你的手保住了。”但陈飞从此不能提重物，左手也无法做灵活的动作，这次的意外使他留下了终身的残疾。

【钟情】 研发唐卡颜料新技术

经过数年的发展，北京藏经阁收藏品文化交流中心（以下简称“藏经阁”），由一间工作室逐渐成为一家弘扬传统文化和国学文化的综合体。与此同时，唐卡也逐渐为人所知，价格不断攀升。唐卡艺术在2006年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2008年，一件明代正德年间的唐卡“药师佛像图”拍出1540万元。2014年，一件“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”在香港佳士得拍出3.48亿港元的天价，创下唐卡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。数年间，藏经阁的唐卡被越来越多的收藏者所认可。

陈飞成为行业带头人，他介绍唐卡的颜料决定着唐卡的色彩，是唐卡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。传统上，颜料都是来自于自然的矿石和植物。颜料也是由画师亲自制作，工艺相当繁琐。唐卡中矿物颜料所包含的颜色有主色和副色之分，主色有五种：红、黄、蓝、绿、白；副色是指由这五种主色相配出的颜色，一般有九种：桔黄、肉色、淡胭脂、黑、烟色、土黄色、深谙、绿松石和骨头色，这九种副色又可以分出32种配色。一幅唐卡一般需用30多种颜色，甚至50多种。

在藏经阁，记者看到墙上挂着一幅精美的“黑

唐”，名为《吉祥天母》。天母的身体和面部都是深沉的宝蓝色，这是一种酷似“青金石”的颜色。陈飞介绍，这颜色名为“藏青”，是由蓝铜矿制作的。唐卡的颜料加工工艺极为复杂。以藏青为例，首先要对矿石进行筛选和初加工，然后将颜粉放入石臼中。注入一定比例的清水反复研磨，历经多日再经过沉淀分层分离。这些制作全靠技师的手艺和经验。娴熟资深的技师可以通过手感、眼力来区分头青、二青、三青、四青。这些粉末的颗粒都略有不同，颜色上也有深浅变化。

“你看这一幅，在手电光柱下，吉祥天母身体上的蓝色有无数晶体闪耀。”陈飞说，唐卡上的颜色如果过于厚实，容易破裂脱落。如何提取晶体并将其附着于唐卡上，又能保持画布柔软可卷起，是需要“秘方”的。

在灯光下，记者看到，在这幅唐卡中，吉祥天母的衣襟花纹呈现出“浮雕”般的“立体”效果。“这些勾线，用的全是金箔勾勒。能形成浮雕效果，是画师用画笔，一笔一划地在同一处重复施以金箔，堆叠而成。”

【尾声】 刻入骨髓的追求

文化历史学者组成的专业团队，并且掌握了特殊工艺的颜料提纯方法和绘画技巧等核心技术。这对于唐卡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以及不同地区的壁画研究、修复、保护和传承都有重要意义。为了让唐卡艺术后继有人，陈飞一直在寻找真正愿意学习画唐卡的年轻人，组织资深画师给他们授课，帮助他们掌握传统的绘画技巧，希望从更大的范围内让古老的艺术形式得到更长久的生命。

2017年，陈飞获得了“第三十一届北京五四青年奖章”，并且成为了一名年轻的政协委员。他参与的作品曾作为“国礼”赠送给国外领导人和政要。陈飞觉得，此时他应该可以和父亲说一句：“爸，唐卡的这颗种子终于发芽了，您可以安息了。”唐卡对于陈飞来说不仅仅是一门艺术，更是刻入骨髓里的追求。